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苏学军作品



远古的星辰

苏学军

十七年春，与秦战丹阳，秦大败我军，斩甲士八万……遂取汉中之郡。楚怀王大怒，乃悉国兵复袭秦。战于蓝田，大败秦军。

远古的星辰

上篇

借着夜色，我悄然离开楚军大营，迎着天际的北斗星挥鞭而去。

漆黑中，冰冷的夜风扑面而来，从中竟可嗅出隐隐的血腥味。楚军第二次伐秦以来，大军一路杀入秦境，双方战斗愈演愈烈，死伤士卒不计其数，就在这片旷野中便不知遗弃着多少具尸体。

我扭头回望楚营，无数堆篝火在黑暗中飘弋，一直蔓延至天边与浩瀚的星空相接。十五万楚国的精锐士兵驻扎在那里，他们不远万里而来，是为了报丹阳之仇。

丹阳，秦楚两国第一次战争的决战地点。那一役中，楚国战败八万名楚军被俘，秦军竟将其全部斩首。消息传出，楚国举国震惊。那些日子里，楚人几乎个个挂孝，哭声撼动楚国全境。

当时，我和老师正远在燕国云游。最初得到的消息很笼统，只是传闻楚国和秦国打仗，楚国打败了，死了很多人。这一年已经是我被楚王通缉，被迫在列国流浪的第七年。虽然楚国抛弃了我，但那毕竟是我的故国，我对她的思念早已无法抑制，此刻又凭添了万分的忧虑。甘德老师亦是如此。

我俩决定立刻动身回国。老师正在患病，我劝他病愈在启程，他不听。

我们日夜兼程往回赶，老师的病也日益加重。他整天咳嗽不停，身体羸弱得不成样子。

车子行至齐国都城临淄时，得知了确切消息：丹阳之战，楚军有八万人被斩。听到噩耗，老师开始大口吐血，当天夜里便不行了。临死前，他挣扎着坐起来，面向着楚国的方向。我知道，他的心一飞到了千里万里外的故国故土。

我独自回到了楚国，遵照先师的遗嘱，将其骨灰安葬在他的家乡。我去时，那个村落以不复存在，听说村里的男人大部分战死了，剩下的都扶老携幼逃难去了。

之后，我隐姓埋名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故乡铁宁。铁宁深在楚国腹地，又是全楚国最重要的金属铸造地，故而为受到战争的影响，依旧保持着往日的繁华。但战争带给人们的恐惧是深远的，只要一提起丹阳，大家立刻变得大惊失色。

回来没多久，边逢楚王第二次征兵伐秦，铁宁所有十二岁至六十岁的男子都要入伍。尽管我和楚王势不两立，但我毕竟属于楚国，属于这个战乱的时代，我不可能坐视楚人的血淌成河，而去埋头搞什么研究了。我从军并非

是认为打仗可以解决问题，可这一次除了为楚国而战，我以别无选择。

因我的博学，大家推举我为首领，和上将军派来的两个贵族军官一同指挥四千铁宁子弟组成的铁宁营。

大军初入秦国边境，只碰到微弱的抵抗，全军上下都很乐观。但我到过秦国，那里有和楚国一样朴实的民众和肥沃的土地，但他们的政治比起楚国的贵族专权却要开明得多，以后的局面将是异常的严峻的。

果然，在蓝田我们遇到严阵以待的秦国大两军交锋，十数万士兵在蓝田城下的平原中厮杀；息战时，双方的士兵各自潮水般退去，裸露的原野上覆盖这一层血淋淋的尸体。

双方持续厮杀了四天，尽管损失惨重，但都苦苦撑着。这个时候，谁也不可能后退，秦军的背后就是秦国的都城咸阳了，而如果楚军撤退，则秦军乘机追杀，便无疑会导致第二个丹阳惨败。

为了迷惑秦军，大营仍保持着最初的庞大规模，但很多的营帐以空无一人。因铁宁营的士卒大都出自金属铸造世家，故整个营一直在承担整修兵器的任务，为投入战斗。但昨晚，我们接到翌日出战的命令。也恰恰在昨晚，传来消息说秦国三万援军自咸阳赶来，同蓝田城内的秦军回合了，而我们的援军还远在数百里之外呢。

望着士卒们一张张稚嫩的脸庞，我脑海浮现的竟是大军路经丹阳的情景。那时，为了将丹阳之役遇难将士的遗骨运回楚国安葬，我们找到了秦军的埋尸地点。在那块平原上，只要铲去浮地，就会露出成片的无头尸体，向下掘五次也见不到土壤，仿佛整个大地都是用楚军的尸骨垒成的。也许明天，这些无数个父母日夜祈望着的孩子就会变成一具具尸体被丢弃在荒野中腐烂，我的心充满恐惧。

但我并没有想到，第二天的竟出了意料之外的事情。

星光下，我凭着记忆摸索前进，翻过一道土岗，前面就是白天两军交战的地点了，我的心变得异常紧张。不知不觉，我想起了白天的事情。

战斗是从清晨开始的，程度并没有想象中的残酷，我们甚至占据了优势，虽未将秦军打败，但他们的损失要较我们为重。

战至正午，按例两军应各自收兵回去吃饭，可秦军毫无撤兵的迹象，反而投入了大批生力军，我们只得继续迎战。由于早已精疲力尽，没多久便已顶不住蜂拥而来的数倍于我的秦军，于是一路且战且退，渐渐向五里外的楚军大营靠拢。可怕的是，两队秦军骑兵自侧翼快速插上，切断了我们的退路。

形势急转直下，我们被包围了，像鱼一样被放在刀俎上了。这一天，成了我长今生最长的一天，每一秒钟都要有不知多少士兵的血来换取。

我们拼死抵挡着，四面八方全是秦军，仿佛永远也杀不完。许多楚兵已经累得挥不动枪戈了，只是徒然地龟缩在盾牌后面，一个人硬挡着的秦军十数个人的乱砍。

我领着身边的一小队士兵左冲右突也杀不出去。一名秦军军官持戈朝我冲来，我一箭将其射下战车，但招来的是一阵雨点般的箭矢，我左右立时有二十余人中箭倒下。乱军中，我耳旁是喊杀声和哀鸣声混成的巨响；而布满血丝的眼中，到处是人，分不请敌友；到处是血，是死尸……我以剑拄地，不禁仰天长叹：“丹阳，又一个丹阳！”恰在此时，我听见头顶上传来一阵撕裂空气的轰鸣声。正值黄昏，落日飘浮在晚霞中，像是沐浴在迷蒙的血海里。辽阔的大地上，数万名士兵拥挤在一起，疯狂地厮杀着，掀起的烟尘遮天蔽日，

不时有利刃的寒光闪烁其中，人死前撕心裂肺的惨叫噩梦般笼罩着平原。一颗比太阳略小的巨大火球来自东南方向，瞬间便飞临战场上空，火焰消散，其核心是一个青蓝色的纺梭状的物体。它体积极度其庞大，仿佛一座飞来的山峰，低低的悬停在战场上空，泛着幽蓝的光芒。两国士兵都不觉停止了搏斗，他们甚至肩并肩惊愕地望着头顶上几乎遮盖了整个天空的物体。不知是谁第一个跪下的，接着成片的士兵纷纷跪倒，恐惧万分地祈祷着。他们认为是残忍的杀戮激怒了神。我站立在一望无际的跪倒的士兵当中，仔细观察着那物体。它不是我熟知的任何星体，没有什么星体能够欲停则停，但我断定这决不是什么神，难道竟是... 突然间，那物体中部窜出一道火焰，接着它一歪，坠落下来，斜戳在地，至少有一百名士兵被砸死。一股高温热浪从中喷出，靠近的人即刻烧成灰烬。两国军队四散而逃。众人奔回楚营，上将军闻讯也大骇，急令全军拔营后撤，一路退了二十里才歇脚。据报，当晚秦军也将驻扎在蓝田城外的两万人马撤回城中。此是，我单人独骑又回至日这里，冥冥中，我仿佛感觉到，也许我一生中所寻觅的正是那神秘物体。虽然白天我们侥幸逃脱了死亡，但此时的楚军粮草将尽，后无援兵，士卒怨声载道，虽貌似强大，实则已不堪一击，而那物体既然已经救了我们一次，那么它会不再施仁慈呢？黑暗从四面八方向我逼来，周围一片死寂，只偶尔响起不知什么动物的叫声。那物体就在前方不远处显示露出巨大的轮廓，它倾斜地立着，像一南人倚天的山崖挡住了半个夜空。我慢慢向它靠近，被它的阴影所吞没。它就在我伸手可及的地方了，我用剑柄轻轻触击它，传来金属所特有的回音，它是金属的！再用手小心抚摸它，那觉像抚摸过一面巨大的铜镜，它通体光滑平整，毫无凸痕，决不是天然陨铁。我的心随之一抖。铸过十几年剑的我早就猜想，祖先们无数个岁月才发现了金属，如今我们利用它制出了多少种器皿工具；而之后的无数个岁月，我们的后代也将用金属制造出我们无法想象的东西。而它，这个不属于我们时代的金属物体又来自何处呢？我沿着它的底部走，它毫无动静地矗立着，像一块无生命的岩石。很想象它曾经浑身流溢着奇幻的光芒，不可思议地悬停在半空。在它撞击地面的部位有一个不规则的大洞，一股淡淡的青烟从中飘出，空气中可以嗅出什么东西烧糊了的味道。正在这时，一道耀眼的绿色光束突然毫无征兆地从神秘物体的顶部射出，直入夜空，接着光束又移下来对准了我。我惊愕中看到那光束里显出一个人形轮廓。也许我不是为这个时代而诞生的。我的出生和父亲的死是在同一年，母亲和村里人对父亲的事一直闭口不提。因此，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并不知道，我的身上凝聚着父辈们一生的夙愿与仇恨。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跟母亲一起铸剑。记得我常守在灼热的熔炉旁冥思，半天一动不动。在进候想什么自己都不知道，只感觉自己已化成火红的铜水，流入“范”（模子）中凝成绝世无双，锋利无比的剑。这种神奇的变化磁石般吸引着我，令少年的我流连忘返。十二岁时，我独自铸成了第一柄青铜剑。以后的九年间，我铸了数不清的剑，但没有一柄留存下来。因为每次母亲都用她的剑与其相格，于是我的剑便断为两截，被重新扔回熔炉。多年后我才晓得母亲的用心良苦，但当时我却忿忿不平，发誓一定要铸出全楚国最好的剑。我生活的这个年代正处于青铜器铸造与使用的鼎盛时期。铁冶冶炼场的规模已达方圆二十余里，矿井纵横交错，有的已深入地下二十余丈。铸造技术也发展得炉火纯青，小到可以铸造精细器皿的失蜡法，大可至铸造超大型物件的叠铸法。采矿，冶炼，铸造这一整套工艺的极度成熟已使青铜器的优点尽量发

挥，然而青铜本身所固有的缺点也暴露无遗，于是一些有远见的工匠便把目光投向了铁。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铸的剑在折断的同时已能将母亲的剑磕去缺口了。但我清楚，用老办法我永远也超不过母亲。认识到这点后的三年中，我没有铸出一柄剑。我也看到时候了铁。铁的应用商周时已有，那时的铁的源自陨星坠地的陨铁，其卓越性能远胜于青铜，但其极度高的熔点使铁的冶炼极度为困难。铁宁只有极少的工匠在一点点摸索，我也加入了这个行列。三年里，我四处走访各地的能工巧匠，向他们请教经验，并埋头钻研新的炼铁术，为了一个小小的配方我常数日不眠，最后，我改造了熔炉，发明了鼓风用的风箱，并精选了煤炭作为炼铁燃料。我没料到，我的方法将在以后的两千年中为无数个工匠所效仿。第四年，我铸出了“临风”。铸剑的那些日子，铁宁仿佛成了太阳栖息的地方，炉火不分昼夜地将村子笼罩在一片火光之中，数里外就能看见升起的浓烟和火焰。熔炉旁聚满了围观的人，村里最好的铸造师傅都来了。他们说从未见过如此宏大神奇的景象，他们感到天地间的轮回都受到了这炉火的扰动。数月的时间，铁水终于如神的血液般淌出熔炉。接下来的是一次次退火锻打，震耳欲聋的锤声一直响彻了一百二十天。由于过度劳累，我仿佛患了场大病，面色蜡黄，形如枯槁。随着剑成日期的临近，我的身体也日益衰弱。我是在用生命铸这柄剑哦！剑铸成的那个黎明，我捧剑面朝东方，“临风”在晨曦中熠熠发光。它躺在我手中刚刚降生的大地之子，我能感觉到它的心跳，它的躁动... 远方，旭日冉冉升起，人类的铁器时代已经来临！母亲的表情有点怪，她进屋去，好久才捧出一柄古旧的剑来。它通体乌黑，看去毫不锋利。母亲握着它与其它剑相碰，那些剑断发一样毫无声息地折落。“你的剑有它锋利吗？”母亲举起剑。我毫不犹豫地握剑迎了上去。剑光闪动，我挥剑的手并未感到丝毫阻力，但母亲的手中仅剩下了半截断剑。母亲的脸色霎时变得惨白，她接过我的剑来看，修长的剑身毫发无损，锋利如初。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夫啊！你的儿子可以给你报仇了！”她仰天喊道。母亲红肿着双眼告诉我，父亲曾是专门为楚王铸剑的。一天，楚王派人送来两块天上飞来的陨铁。父亲看出这铁是稀世的珍宝，他花费了三年的时间，终于炼成了两把绝世的宝剑。这剑一雌一雄，合在一起时，便像有生命一样颤抖不止，可以自动飞刺数米外的对手。父亲深知楚王的心胸狭隘，若其拥有这两柄剑，便不会容许父亲活下来再为别人造类似的剑，于是父亲决定只携带雄剑去见楚王。他临走时告诉母亲：“我把雌剑留下来，如果我被楚王杀了，就让儿子为我报仇，但一定要等到他铸的剑超过我之后。”父亲一去就再没回来。“你造出了楚国最好的剑，现在你就拿着它去杀你的杀父仇人——楚王。”母亲低低的声音充满了仇恨。我带着剑来到楚国都城“郢”。我杀死楚王的替父报仇的信念曾坚定不移但当我夹杂在人群中，看着出巡的楚王在众臣簇拥下从眼前走过时，我的手却怎么也不能拔出剑来。我茫然躲入林中，放声大哭。父亲的含冤而死，母亲的殷切期望，我知道楚王该死，我也并不怕死，但我为什么不能... 究竟是什么在阻挡着我？“借剑一观，可否？”我闻声抬起头，一个黑衣人不知何时站立在面前。我将剑递给他。他捧起剑。密林中异常昏暗，“临风”却辉映起叶隙中透过的阳光，在黑衣人的手中像是一道幽蓝的光。“确是楚国最好的剑！”他赞叹，忽又严肃地望着我道，“有这么好的剑，你还在这里犹豫什么？”我哑口无言。他大笑。笑罢，神秘地说道：“你是铸剑人，却非用剑人！”我的心一颤。“我借剑时，假如你是个用剑人，你是绝不会让陌生人碰到你

的剑的，除非你已经死了。可你却未加迟疑地递给我。为什么？因为你从未把它当作杀人的武器。在你眼里，这剑仅是你心血和才智的结晶。你高兴别人去欣赏它，赞美它。”我默默点点头。他又大笑：“也许我还算是个用剑人，我替你去报仇罢。”他的身影随同笑声一起消失在林中。

第二天，传言楚王遇刺受了伤，一个相国也被刺死了，现正在缉拿刺客。我自愧无颜再见母亲，便只身逃出楚国。在齐国流浪了半年后，我以来到了秦国。在那里遇到了我以后的老师——甘德。自此，我开始跟从他学习星相和历法，并随他周游列国。

他缓缓朝我走来，身体被一团绿色的荧光围绕着，透出说不出的神秘和圣洁。

我静静地望着他，毫不慌张，不和颜悦色他是谁，也不知他来自何方，但我竟莫名地有一种迎接老朋友的感觉。

距我五步远的地方，他停下来。他浑身裹着一层荧绿的鳞甲，不知是皮肤还是衣服。看不见眼睛，但我能感觉到他在注视我。一柄剑持在他的左手，那剑不是金属的，仅是一道犀利的紫色的光束。

能看看你的剑吗？

他低头看了看手中的剑，紫光消失了，仅剩下一截冰一样透明的剑柄。他一步步走近我，直到我们已能感觉得到双方的气息。他举起剑柄，假如这时那道紫光重现，我会被立刻洞穿。他犹豫一下，把剑柄放到我手上。

我握住剑柄，淡淡的紫光从中探出，随着我用力，紫光就越长越犀利。我仔细观察着它，却无法洞悉其中的奥秘。

我把剑递还给他。

“是柄好剑。”我赞叹道。

“你的剑……也很好。”他说话了，用词生硬，但却是我的语言！

“你……从哪里来？”我问。

他抬手指向遥远的夜空。

“乘着它……飞来的？”我问。

他点头。

我仰起头，目光承托起这广袤无垠的宇宙，满天的星光朦胧而生动，在我的幻想所能抵达的极限，无数个奇异的世界正潮水般朝我涌来。

（上篇完）

下篇

我也不知道我在哪儿。

绵延数百公里浩荡辉煌的城市灯火，各式各样漫天乱飞的航天器，掠过的飞船，交错的炫目的死光，比太阳亮数万倍的爆炸。燃烧的行星基地如今都消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这静悄悄的原始星球，仿佛一切都从未发生过。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弄晕了，望着舷窗外一派原始风貌但生机勃勃的平原。缀满繁星的天空在其后展露出更深远的宇宙，我从那里来，曾在那里任意驰骋，现在它却显得遥不可及。

飞船主控电脑显示飞船损坏情况：四台发动机中的两台彻底毁坏，飞船部分蒙皮破裂，指令舱和生活舱失去密封。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修复飞船。

太阳系不存在这种充满生命的开垦的美丽行星。我到底在哪儿？银河计时基准竟倒退了二十一个漂移点，又一个不可能，我一怒之下险些将其砸了。

直到面对着眼前这个原始人，我终于意识到自己跨越的是时间而不是空间，我似乎已经莫名其妙地回到了两万一千年前的“古火星”。

坦白地说，我一时不知所措，而这个人镇定自若又让我吃了一尺。他独自驻足于夜雾中，仿佛一个事先派遣的导航员，来引导飞船降落。

他身着简便的服装，腰佩金属剑，左手牵着驯化的坐骑。这就是我的祖先，整个火星人类的祖先。火星人的起源之谜已经困扰火星世界整整两千年了，我们仿佛是在两千年前的苦树一天突然降临到了火星上，从而开始了高度发达的文明生活的。对此之前的事，我们的大脑一片空白，考古学家们在火星表面找不到祖先的丝毫进化遗迹。

我抬起头，群星在宇宙深处的明明灭灭，仿佛女孩含情脉脉的眼睛温柔地俯瞰着我。又一个巨大的朦胧银白的星体映入视野，当认出那是月球的一刹那，我灾难般地意识到，我置身的星球是地球而非火星！我的头随之炸裂般地轰鸣着，胸部伤口一阵剧痛，喉咙腥甜，一口血喷到面罩上，星空立时变得血色模糊。该死的月球仍挡在地球前面。它的四分之一连同上面的超级防御基地早已不翼而飞，但满布月表的火力点仍疯狂地喷吐着死光，地球人几个世纪的苦心经营已把月球构筑成一个空前庞大的战斗堡垒。火星进攻舰队飞蛾投火般冒着密集的炮火前这不时有飞船被击中，凌空爆炸，有的船长驾着起火的飞船突破月球火网与上面的基地同归于尽。这是生或死的最后一次战斗，整个宇宙都沸腾了。

在地球的另一面却异常寂静，我的战舰装扮成地球人的货运飞船，正悄然靠近地球。飞船将在四十九小时左右进入地球大气层，届时飞船上满载的核弹准时引爆，其威力可使地球毁灭一千次。

一枚巨大的黑色纺锤体像气球一样自地球方向的宇宙阴暗处浮出，在距我不远的地广场绽开。它迅速扩大着，形成一个微型黑洞。

地球人近来扬言已研制成一种可吞没星球的所谓“地狱窗口”的星际武器，看来并非恫吓。

飞船被一股巨大引力拉向无底的深渊，黑色充满了我惊恐的视野。

天和地在旋转，我感到身体和信念都在崩溃。昏倒前的一瞬，我猛然想起，满船的核弹将在四十九小时之后爆炸，其引爆定时程序不可逆，那么这二万一千年前的地球将被摧毁！

我还恍惚看到那原始地球人正奔上来扶我。

我出生时正处在火星文明的繁荣顶峰。

火星世界已被整个文明化了，几乎找不到自然的痕迹。在火星政府的强硬政策之下，五千万火星日夜以继日地工作着，巨型飞船正向宇宙更深处探索……

然而这一切对我都毫无吸引力，因为这辉煌文明的存在与我并不相干，因为我从未从其身上得到过什么快乐。

在育儿中心长到四岁时，我被送到火卫二上的世界学校接受严格的公民教育。这所拥有两百名学员的学校包括校长在内只有十二名管理人员。学校的纪律严格得近乎残酷，我们的一举一动稍有不妥之处，便会遭到严厉处罚。儿时的心灵中，我恐惧但更痛恨这众多非人的刑罚，这枯燥无味的课程，这毫无生气的学校。毕业前一年，在一堂量子物理课上，女同学林莹禁不住好奇地问机器人老师：为什么我们学习的都是这些深奥的物质文明课程？我们的文化在哪里？我们的历史在哪里？为什么每年一堂的人文课现在也停开了？三天后，林

莹从学校里消失了,我们后来知道她被派到冥王星去采矿了。

她究竟做错了什么?林莹是我和火华一直内心爱恋着的女孩.我俩怒不可遏。

终于,我们熬到了毕业.大家怀着出狱般的轻松奔向各自的工作岗位,然而等待我们的是更严厉的管理.我被分配到火星地面宇航局,两两年里,工作安排得满满的,我被迫像机器人一样一丝不苟地拼命工作.除此之外,我还得小心提防同事的流言蜚语和恶意陷害。

我不堪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便报名当了一名往返于火星与冥王星的货运航船驾驶员.尽管航行漫长枯燥,但总比面对冷酷无情的火星同类要好,况且我也可以到冥王星去找林莹,她也许是我生命中唯一的幸福了。

我在启航前往冥王星不久,火星世界爆发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心灵危机.我的航行基本未受影响,但在冥王星上我没有找到林莹,据说她早在流放途中就自杀了.一年后,我回到了火星,整个世界都已面目全非.超级水坝的泻洪闸大开,下游占地数百平方公里的自动工厂没于一片汪洋之中.城市中到处蔓延着火光,数百米的摩天大厦在空旷的宇宙间,仿佛一只巨型飞船倾倒在荒芜的发射场上断成数截.火星原政府早就被赶下了台,原有的一切桎梏都被崛起的新一代人类所砸碎.他们曾饱受折磨,他们的羽翼丰满之日,便是他们向这世界的复仇之日。

然而复仇之后,复仇者们茫然了,而对着一个混乱的世界,没有人站出来告诉人们该向何处去.火星世界的一切都停顿下来,无数个异端邪教组织在民间泛滥,每天都有数以百计的人绝望自杀……

我开始明白,从前那种秩序尽管严酷无情,但它毕竟维持着火星文明的高速发展.它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文明机器,我们并非这文明的拥有者,我们仅是机器的一部分,在强硬管制下飞速运转.一旦它被打破,火星文明就将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因为它在火星人类的心中根本就从不存在.我们不可能在那种无感情的世界里生存下去,我们终究是人!

追究所有根源,只有一千年历史的火星人类怎能支撑起一个数万年生物进化的高度文明呢?

长期以来,考古学家们被此问题折腾得焦头烂额.他们在地面上找不到丝毫古人类遗迹,而外星系高智慧种族假说虽能自圆其说,但仍旧毫无证据。

火星文明岌岌可危。

一切都在我三十风那年突然好转起来.这一年,在直守候在太空天文基地的考古学家们,终于收到了来自鲸鱼座 a 星的祖先回音,事实水落石出:两千年前,a 星曾派遣一支考察队访问了太阳系,后来,因故障无法返回的队员们在火星重建了文明.此刻,来自 a 星的电波传来了祖先们的召唤!

整个火星世界欢呼雀跃,所有的人都一个心思:到 a 星去,回到我们的故乡去!火星文明奇迹般地恢复着.火星需要巨大的能源,我们要建造具有正反物质发动机的超级星际航船,用来飞向 a 星。

但在火星向宇宙迅猛发展之际,却遇到了绊脚石,这便是太阳系的土著民族地球人.尽管地球人也步入宇宙时代,但其文明仍与火星相差甚远,并且地球人生性凶狠狡诈.因此火星世界自诞生伊始便与地球人从无接触,双方各行其事,互不干扰。

几十年里我根本不知道地球人的存在,后来才零碎地知道一些情况.在地球上拥挤着四百亿人口,这是一个穷途末路的劣等民族,他们脆弱的阐明已无

法经受各种危机的冲击.等待他们的只有一步步地消亡,对此我们不屑一顾.

由于历史原因,他们拥有太阳系除火星和冥王星外的其它所有星体.实际上,他们根本无力开发,大部分星球都荒芜着.

于是我们开始在其上建立矿场和基地,其间,难以避免地和地球人相遇了.最初大家基本相安无事,可好景不长,火星人类建在海卫一上的导航基地莫名其妙地失足了.在附近搜索时发现了一艘地球飞船,火星舰队当即将这个庞大笨重,弱不禁风的丑八怪打发回了老家.火星矛头直指地球,开始大肆清除地球人在外星所设的基地.

对于资源贫瘠的地球,被断绝能源来源无异于坐以待毙.于是地球正式向火星宣战,太阳系战争爆发.

在火星人类的眼中,这根本就是一场一边倒的战争.地球人的旧式战舰被火星的超级舰队顷刻围歼,火星军队继续势如破竹地清除地球人在其它星球上的基地或殖民地.不到一个火星年,地球人丧失了除地球和月球外的所有宇宙领土.

然而,随着战争的延续,形势急转直下,火星部队强大的攻势被彻底粉碎,地球人不可思议地进行了反攻.除了过剩的人口,地球人几乎什么都没有,但他们竟一路长驱直入直逼火星本土.没有人明白,我们几乎拥有一切,可我们却要输掉这场战争了.为什么?难道有神在暗中保佑着地球人吗?

为了挽救败局,火星政府不得不孤注一掷,将一艘伪装成地球飞船的战斗舰载满定时的核弹,试图把地球人从宇宙中抹去.谁知飞船和身为驾驶员的我却被阴差阳错地抛到了两万一千年前的地球.

我在生与死的边缘挣扎.

短暂的苏醒,我发现自己躺在一卷厚厚的植物纤维织物中,周围是一根木桩撑起的相同织物的简易帐篷.那个叫赤比的古地球人守在我旁边,他右手正拿着从我身上脱下的宇航服.

我再度昏迷,离开宇航服对我便意味着灭亡.我被这星球巨大的引力挤压着,动弹不得;温度也太高了,随着正午的临近,我的全身仿佛被一团愈燃愈旺的火焰烘烤着,每一个细胞都在干涸,在破裂.

我快死了.

是什么如此清凉地进入我的心胸?有人扶我半坐,是赤比,他一口口给我喝一种极苦的植物汁液.恍惚中,我看见他的脸贴近我的眼睛.他的眉头紧锁着,目眇中满是关切,厚实的嘴唇透着自然的朴实与善意.我的头靠在他宽大的肩膀上,内心竟涌出一股从未有过的安全感.他是谁?他是洪荒时代愚昧无知的原始人,是卑劣凶蛮的地球人祖先,是高度发展的火星文明面前的一粒微尘,可他却给了我父亲般的温暖!

其实我从没尝过父母的亲情之爱.在我们的世界里,我不过是借用了父亲的精子和母亲的卵子,除此之外,我们就只剩下一个父子的名份.从试管中孕育,到我长大成人的数十年里,父母从未来看望过我,更别提什么关怀和帮助.一次,机器人保姆指着电视中演讲的一个政府要人说,那就是你的父亲.我看着他,心中毫无感觉.火星世界中,父母并没有抚养子女的义务,所有的孩子都和我一样,在辉煌的文明前孤独地长大.

那汁液使我积蓄了一点力量,我竭力抬起重如千钧的手,指向我的宇航服.随后,我又昏迷过去,但这次我的大脑仿佛是清醒的.我猛然意识到,我在向谁寻求温暖?他们是火星人类的敌人呵!我不是在认敌做父吗?我要去毁灭他们,

反正核弹已临近爆炸.可是,我真的是认敌做父吗?迷雾从脑海中漫起,淹没了所有思绪.混沌中,两颗星凄迷地亮起,多像火华的眼睛呵.这个时候为什么会想起火华?

记得那是在火星部队进攻月球暂时受挫时,火华和其他士兵一起撤回火星.但我并没有在宇宙港接到他,听前线撤回的士兵说,他被直接送到精神治疗中心去了.

数月后的一天傍晚,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发现火华正坐在房中那扇落地窗前.窗外就是迷乱的星空.他的身体仿佛都融于这幽深的宇宙,仅剩他的双眼,是那般凄冷.

听说你要去参军了?

我点头.

他沉默,用迷惘的目光注视着我.良久,他又问:"你知道我们,我指的是整个火星人类,她来自何方吗?"

我不觉笑道:"这个数年前困扰着我们的千古之谜现在还是问题吗?我们不是已经接到来自鲸鱼座 a 星上的祖先们的来电了吗?"

他摇头,摇得很慢.我看出他是在努力抑制自己不激动起来,但他的声音却有些颤抖:"不,这不是真的,根本就没有什么 a 星,没有什么祖先来电!"

我看你的精神有些不正常.

谁知我的笑却激怒了他,他疯了一样扑上来抓住我的衣领,大声吼道:"你这个傻瓜!你.....你们都被该死的政客给骗了!这不过是个大骗局!那些知道真相的混蛋们清楚,如果没有什么凝聚力使大家团结在一起,火星世界就得完蛋,于是他们就装扮成什么考古学家,再伪造一份所谓的星外来电,以转移致命的心灵危机.这是个弥天大谎!一个可以使火星文明苟延残喘的弥天大谎!"

说话时,他的眼神疯狂可怖,令我心悸.说罢,他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的喘息逐渐归于平静,默默地回到椅子上.

我来告诉你另一段历史吧.我并不是来和你争吵的,所以请你不要打断我.....

大约三万年前,太阳系的某颗星球上产生了高智慧生物的萌芽.那颗星球是地球,而非火星!在跨越了漫长的岁月后,地球上的生物已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和文化,并且进一步迈向宇宙空间的时候,火星仍旧是一颗布满氧化铁的荒凉星球.

后来,人类登上了火星,但火星并不适宜人类生存,它的大气极其稀薄,平均温度只有零下六十度,季节变更时还会引起猛烈的风暴.

又过了几百年,地球本地的能源枯竭导致人类陷入严重的能源危机.地球人类决定执行'绿洲'计划,把火星改造成第二个地球.他们在火星轨道设置了大量太阳反射镜,并在火星表面建造了数千座生产臭氧的化工厂,因此而产生的强大的温室效应将使火星气候变暖.于是诸如酵母和细菌等简单的生命形式就可以在火星培植,这些生命又释放出氧气,从而制造出使人类能够生存的环境.上述计划,整整进行了四千年,在几乎耗费了人类的全部财富之际,新的火星诞生了!

仅仅一百年的时间,昨有一千万移民的火星在经济领域已经超越了地球,而地球上 90%的能源都来自火星.随着火星政权落入自我发展意识极强的一代人手中,在火星人的眼里,地球已成为严重阻碍火星发展的重要因素.

火星开始悄然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过数十年时间,它的军力已可以与地球相抗衡了.于是,它提出了脱离地球联盟独立的请求,但没等地球表态,火星本身便爆发大规模反独立运动.老一代地球移民们的心中,地球再贫穷也毕竟是自己的母亲,他们热爱她,尊敬她.于是独立之事便不了了之.

自此之后,火星的独立运动从未停歇过,但由于地球移民占火星人类的比重逐渐减少,火星与地球的隔阂日益加深.终于,一个坚持独立的火星强硬政府上台.它一方面利用各种手段威逼利诱地球.最后,火星终于迎来了独立.

从此,火星和地球断绝了所有联系,在一个封闭的环境里开始自我发展.为了防止人类的思乡之情再度掀起火地统一浪潮,年轻而无知的火星人类放弃了所有地球的文化传统,企图单独发展自己的文化,并且拒不承认火星人是地球人的后裔.

两千年后,生活在火星上的人类对地球已一无所知,最多他们只了解到地球人是一个人口过剩,素质低下,资源贫瘠并且与火星毫不相干的外星种族.

这些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我也逼视着他.现在的问题是严肃的,我冷冷地说:"既然 a 星的来电是骗局,那么我完全可以认为你说的同样是个骗局,除非你能拿出确凿证据."

他一笑,笑得极为凄楚.

所有火星人类只不过占人类的十分之一,而它几乎掠夺了人类文明的所有财富,还谈什么发展?谈什么文明?这就是自私,贪婪!为了脱离人类,我们抛弃了所有人类的文化,以为高速发展的经济就是文明?无知!愚昧!结果呢,我们不得不求助于严酷的管理,求助于考古骗子们的蛊惑.现在好啦,报应终于到了.知道真相的人越来越多,觉醒的火星人类开始帮助地球人类反攻火星了.难道你没有看见吗?"说着说着,你的手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把枪,"为什么我们要打仗?为什么我们要屈服于自己心底的自私和贪婪?为什么我们不能团结在一起友爱互助?....."

我突然发现他的眼中涌出泪来.不等我说什么,他已经按下了电钮,哭泣的头颅碎裂开来.

事后,精神治疗中心告诉我,火华是在接受治疗时逃跑的,他患了严重的妄想症.

火华是我最亲密的人,但火星人类的冷酷无情使我对他的死几乎无动于衷.当时,我相信他确实患了妄想症,他的话不过是他的幻想而已.而现在我理解火华了,我不正处在他当时的境地吗?我现在理解他在了解人类最阴暗的隐私之后的痛苦,理解他在人类互相残杀面前的无奈与绝望.他是绝望自杀的,并非患了什么妄想症.庞大的火星文明在我心中已彻底坍塌.从赤比身上我无处不感到强烈的归依感.我明白,他就是我的祖先.我心灵深处沉睡的记忆突然复苏,并与赤比产生了强烈的共振!

我恢复了健康,无论身体还是心理.我身上被重新套上了宇航服,一定是赤比在最后时刻看懂了我的手势.

见我好转,赤比也异常高兴.他端来几碟食物和一壶名为"酒"的饮料让我吃.这些粗糙的原始食物,恐怕我的胃是消化不了的.我推辞说不饿,并示意他自己吃无妨.

他不推托,边吃边和我聊起来.

我了解到,他的国家正在和一个叫"秦"的国家打仗.对手是极其强大的,上一次战争中他们有数万人被秦军屠杀.而这次他们再度陷入困境,已经有几

万士兵阵亡,远离家乡的士兵们也不愿再打仗了,整个军队进退两难.赤比说这种犹豫是极为危险的,一旦秦军抓紧时间积蓄力量并找到楚军的弱点,那便预兆着楚军的灭亡.

算了,不去聊它了.对楚军的境遇深感忧虑.我不觉想起了火华,尽管他们相隔万年,却有着共同的哀愁.

赤比又问起我的世界的情况.我告诉他,尽管我的世界美丽无比,但它同样动荡不安.他听后,低头不语.我猜测,在他心中一定认为只要人类文明极度发达后,野蛮的行径就会随之消失,我的话打碎了他的梦想.

不知不觉中,他的忧伤也感染了我,于是两个人一起沉默了好久.

我们又谈起了科学,他的心情顿时兴奋起来,如数家珍地列举着自己对星空的发现.他告诉我,彗星的来临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正在试图算出这一周期;而陨星的附落时间和规模都是不可知的,但它们却含有大量的金属成分,利用价值极高.他又小心翼翼地捧出一卷书稿让我观看,那上面标有几百颗星体的精确位置,说这是他老师一生的心血.我感到,尽管这个朝代十分落后,但像赤比这样原始的文明探索者,他们的求知欲是无比强烈的,正是他们在这远古之夜一点点积累起灿烂文明的火种!/*打字者评:读到这里,你的心中难道不也会

涌起一阵激动吗?*/

这时,我突然想起那要命的飞船还实实在在地停在这无知的大地上呢.核弹距爆炸时间已经不远了,我仍无计可施.

赤比仍在兴致勃勃地介绍他的铸造术,他领我到帐外去观看士兵们铸造铁器.

地球上的白天即将过去,日落的景色和火星并无区别,同样给人凄凉的感觉.也许明天这个时候,我连同周围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

一大片开阔地上,数百名士兵正围在一个熔炉旁,反复锻铸,锤打着铁质武器.赤比随手拿过一柄剑递给我,我仔细端详着,剑背很宽,刻着朴实的菱形花纹,分量十分沉重,我注意到它的质地竟然是钢.我的心突然一动,这种冶炼技术已然具有了一定水平,稍加改正后,或许可以帮我修好飞船.

我的目光投向赤比,发现他也正注视着我.我俩不约而同地说道:"我有件事要求助于你..."

我们相视而笑,又同时说:"你先说."

再三推让,他坚决要我先说.

我询问的眼神望着他."你.....相信我吗?"我问.

他毫不犹豫地郑重地点头.古人特有的义气与朴实.

于是我说道:"我想你知道,我乘的飞船坏了,假如我不能在两个日落的时间内修好,并将其驶离这里,那么它带来的灾难将无法想象,说不定整个大地都会毁灭.现在,我只有依靠你们的帮助,才有可能使飞船修复."

你需要多少人?

至少五百人,当然越多越好.

他不答.片刻,他忽然抬头问:"我的帮助真的很重要吗?"

必不可少!

好吧!

我知道赤比本是想让我帮助楚军摆脱绝境的.但我帮不了他.

天空无星无月,夜色混沌一片,背后处的楚营灯火暗淡昏黄,这支大约有

二千人的队伍悄然行进着。

我和赤比的战车走在最前面，依靠司南指示着方位。他不断抖动缰绳催促战马快行，深蓝的夜空朦胧衬托出他的身影，他的眼睛反射着微光，仿佛是远古黑夜中唯有的两颗星辰。

望着他，我不觉回想起刚才的情景。

夜幕将临，晚霞尚未散尽，赤比将千名铁宁营的将士召集在一起，并命令卫兵封锁营盘，禁止任何人出入。

他站在一个木制高台上大声宣称：“我已经领受了神的旨意，要带领着将士们去修复神的飞船，否则神将被激怒，楚国将受到神的惩罚！”

他的话没有引起骚乱，士兵们依旧保持着整齐的队形，他们信任地望着赤比。

住口！襟，叫道：“你是要去投降秦国！”说着伸手拔出佩剑。

赤比的手比他更快，他随手拔出我腰间的光剑，军官的剑还未落下，紫光已经穿透了他的胸膛。他惊愕地望着赤比，望着紫光莹莹的光剑，仰身摔下高台。

另一个军官见势不妙，掉转马头向其它营盘逃去。赤比大喊一声，手中紫光陡然大盛，一声霹雳飞出数十米，从军官的背后划过，军官和战马一同坠落在激起的烟尘中。

赤比高举光剑，面向士兵们道：“这就是神的武器，在神的保佑下，我们将所向无敌。将士们，欢呼吧！”

士兵们整齐地敲击着长矛和盾牌，予以回应。

赤比的行动使我吃惊不小。我清楚地记得光剑的有效使用距离仅有十米，但我弄不清，为什么在赤比手中，它竟可以在近百米处伤人。赤比的目光隐隐让我感到害怕。他给我的印象始终是文弱的，是什么使他变得如铁一般刚强？仿佛没有什么能阻止他。

我们蒙骗了大营辕门的卫兵，部队成功地与楚国大军脱离，朝飞船坠落地点疾进。

两小时后，我们抵达目标。此时距核弹爆炸时间还有二十个小时，但实际上一旦天亮，楚国大军就会察觉铁宁营的失踪，其强大的力量会轻易将认为是叛军的铁宁营消灭，而我又无力给他们以保护，所以真正能利用的时间仅有这一夜。

赤比命令五百名士兵围着飞船列阵，负责监视秦军和楚军的动静，必要时对一切外来力量予以回击。剩下的千余名士兵立刻架起炉火，准备熔铸。

飞船主控电脑向我提供了飞船的修复方案，利用剩下的两台发动机，我可以勉强飞出地月系，只要飞船蒙皮被修复。但我不清楚这种远古冶炼技术是否真能如我期望的那样，可以应用在这艘万年以后的飞船之上。

电脑对他们带来的金属进行了分析，其成分大部分为铁，少数为中碳钢，若原物原用，即使可以将飞船修复，其巨大的质量也将破坏飞船的平衡系统。我灵机一动，拆下毁坏的发动机，将其重烧，与铸铁一起混合使用，或许可行？计算机算出我的方案可行性为30%，无论如何，我已别无选择。

修复工作迅速展开。

宇宙仿佛一个巨大的河蚌。大地无边无际地伸展开去，夜空的穹窿把世间万物扣在一片黑暗之中。平原的核心地带，飞船的照明装置把船体连同周围近百米的地带照得雪亮，酷似这河蚌中孕育的珍珠。无数个古代士兵在文明的电

光中忙碌着,简易的高炉已经垒起,有人点燃了炉中的煤碳,七八个士兵压动数张牛皮缝制的风箱,强劲的风力使火花大盛,浓烟升腾.数百名士兵正借助我提供的少数几件简单工具拆卸飞船发动机,尽管他们都是那时代的能工七匠,但面对复杂精密的发动机,他们无知得就像几岁的儿童.我密切关注着他们,但还是没能避免事故的发生.一个尾喷嘴脱落下来,砸死了四个人.我一时惊得不知所措,担心修复工作会因而停顿,而他们竟不动声色地收拾了同伴的尸体,继续工作.

发动机与铁已在高炉中融化融和,而赤比亲自率领制作的泥范也在进一步烘干之中.

数小时后,第一块飞船蒙皮浇铸出来.说实话,尽管铸出的合金板仍显粗糙,但如果不是亲眼见到金属液流入泥范中,我是不会相信它是利用如此简陋的工具制造出来的.

虽然我脑中的知识比这古人丰富得多,但我也只能无助的站在一边,看着他们把合金板砸平磨光,再用原始笨重然而有效的方法将其铆接在飞船损坏处.如此这般,飞船破裂的船体在这些远古人类的手中被渐渐缝合着.这种缝合是极其脆弱的,但我认为,如果我在驾驶时足够小心,也许飞船的新蒙皮是可以坚持得住的.

修复工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掌管熔炉的士兵向赤比报告,烧铸用的金属用完了.没等我和赤比作出决定,一个哨兵策马而来,喘息着道:"报.....报告,楚军大营起火了!"每一个闻讯的士兵都扭头张望楚营方向.果然,东南方的天际一片火红.

不久,又一个哨兵探明,楚军大营遭到了秦军几路人马的偷袭,目前两军正在混战之中,战况对楚军极为不利.

士兵都停下了手中的工作,茫然失措,惶恐的低语在士兵群中波浪般起伏.

赤比见此情景,大喊道:"休要惊慌,继续干!"说罢,他走到熔炉前,抽出自己的剑扔了进去.其它士兵先是犹豫,而后便主动效仿他,纷纷将金属制的武器投入熔炉.

拂晓时分,飞船修复完毕.千余名士兵站列在飞船前的平原上,目送我登上飞船光梯.不知为什么,当我转身背对着他们,眼睛看不到他们时,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孤独感.仿佛我所凭借的一切,这飞船,这衣服,这脑中知识都雾般消散,只剩下一个我的躯壳.

我转身再次回到赤比面前,把光剑捧到他面前:"送给你吧,留个纪念.原谅我,不能给你帮助了....."

不,想问,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能发展成你们那样的文明?"

能!

我扭过头去,泪水潸然而下.我的心中大喊道:"你就是我的祖先!"然而我最终未能说出这句话.

飞船腾空而起,我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它向地外飞去.数小时后,我就将随它一起,在宇宙深处消失得不留痕迹.我的心毫无恐惧,相反却有些庆幸.这颗灾星终于被祖先们扫地出门了!否则这人类的历史进程恐怕会被阻碍数千年.

而在遥远的未来呢,在那场人类的自相残杀中,因为我的失踪,也许会使人重新认清自己,认清自己的同伴,从而开始善意的合作吧.

我为我的遐想感到高兴. 我的目光透过舷窗向地面望去-
我仿佛看到了辽阔的平原上, 赤比正带着他的部队向着远处疾驰, 他们前进的方向上, 楚军大营仍在燃烧.
我耳边还回荡着他们的歌声:

.....
带长剑兮挟秦弓,
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
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
子魂魄兮为鬼雄.

《火星三日》

苏学军

(一)

“各位旅客，飞船即将抵达本次航班的终点——火星航天港了，请系好安全带……”宁静的机舱里传来乘务员小姐细嫩的声音。

我把目光投向舷窗外：此刻的火星已变得无比硕大，仿佛一块红色的陆洲正从宇宙无边的暗海里冉冉升起；而在飞船刚刚启程的时候，它还是群星中一个不起眼的小红点。

就要到达火星了，我默默想到，而我的心中却还对这次火星之旅感到恍然如梦。

就在两个月前，我还在忙碌着准备和路明在太平洋海底城渡过暑假。接到航天局邀请我们前往火星游览的通知时，我和母亲都深感意外。

在我们那个年代，星际旅行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平凡的事。而人类对月球和火星的真正大规模开发，也不过是近几十年的事情。

我的父亲就是在二十年前，人类刚刚掀起建设火星的浪潮时，丢下母亲，前往火星的。

我从未见过父亲。

父亲走时，我尚在母亲的腹中。那时他们结婚还不到一年。母亲极力反对父亲去火星。

他们吵得很凶。最后，母亲要父亲在她和火星之间做出选择。父亲没有说话，但是第二天清晨，他已经不见了。在以后的二十年里，父亲音讯杳无，他再也没有回到过地球。从我出生至今，母亲从未向我提起过父亲。上述事情都是凭我的记忆从母亲的只言片语中拼凑起来的。我无意于了解双亲的感情纠葛，但是我亲眼目睹了母亲独自将我抚养成人的艰辛。而且同样作为一名女性，已经长大的我也开始懂得感情对一个女人来说是多么地重要。我爱我的母亲，而我的父亲呢？他在我心中淡漠得仅剩下一个略带幽怨的名字。他对我和母亲二十年的不闻不问，已使这个家在过去、现在、以及将来都不再需要他了。他给母亲带来了痛苦和泪水，我恨他！

航天局的官员解释道，是因为父亲为建设火星城作出了杰出贡献，他们

才向家属发出这次特别邀请的。我看到母亲眼中刹那间泛起了泪花，但随即她的脸上便罩了一层寒霜。她冷冷地说道：“我不去。”

“对不起，我们没有时间接受这次邀请。”我礼貌地回绝那位官员，我看到他惊讶得瞪圆了眼睛。

这一夜我过得很平静，甚至还在盘算我的海底城之行。

清晨吃早饭的时候，母亲的神情很怪，她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留了很久。最后她说道：“你还是去吧，顺便替我带件东西给他。”

一个灯火通明的空间站出现在火星背后的黑暗中，静静地悬浮在泛着荧荧红光的火星大地之上。这就是系泊于火星同步轨道的航天港了。飞船径直向它飞去。

靠近航天港时，飞船减慢了速度。一道长长的月台从空间站探出，向飞船伸来。船体轻微地震动了一下，对接成功了。压力平衡后，飞船舱门打开了。周围的乘客纷纷收拾着行李，朝着舱门走去。

月台内的自动扶梯将我缓缓载向航天港的候客大厅。

想象着与父亲见面的尴尬场面，我感到一阵紧张，第一句话该对他说什么呢？

我站立在大厅中，等待着陌生的父亲的出现。飞船刚刚抵达，大厅中人很多，来来往往，摩肩接踵。渐渐地人少了，大厅空旷起来。父亲仍未露面，难道他没有来？

这时，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男孩子朝我走来。他微笑着，目光毫不隐藏地注视着我。

“你好，没认错的话，你就是刘文晴吧。”他用温和的声音说道。

“你是……”

“晓峰，刘队长派我来接你。”他接过我的背包，见我仍用疑虑的眼神望着他，便补充道：“哦，昨天有一个考察站出了事故，刘队长带人去救援了，所以……不能赶回来接你。”

嗯……我们的动作得快些了，否则会赶不上去火面的航天飞机。”

几分钟，航天飞机离开空间站，投入火星大气层。

飞机上的座椅小又没有扶手，和一个陌生的男子坐得这么近，我感到很拘束。他倒毫不在意，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火星的情况，仿佛我们久已相识。

听到他称呼我“小刘”时，我忍不住打断他：“对不起，我姓郭，郭文晴，我随母亲的姓。”

“对不起，我不知道。”他显得很惊讶。

我摇摇头，表示没关系。

我们之间出现了尴尬的沉默。我感到有些过意不去，便偏头问他：“你在火星从事什么工作？”

“为将来的火星移民建设各种生活设施，我们……”他的话忽然停顿了，他的目光盯着舷窗外，“你看，火星城！”他向舷窗探去，身体恰好紧靠着我。我朝里挪动了一下，他浑然不觉。我知道他不是有意的。我看到他的眼睛在窗外火星光线的映射下闪烁着兴奋的光芒。

外面的火星正值日落时分，一轮红日徐徐飘浮于火星山峦起伏的弧状地平线之上。火星稀薄的大气层内万里无云，红润的阳光得以洒遍整个行星世界。

随着航天飞机降低高度，太阳缓缓隐没于群山之下。夜色开始浸透天空，

大气层中弥漫起一团红雾，显得迷蒙而苍茫。天际的群山却因感受了阳光的照射，闪烁着炯炯的红光，仿佛一座座燃烧的火山。而山脉下广漠的火星平原却迅速被黑夜所吞没，残留的一些红色，象是余烬一般，逐一熄灭。

就在视野里化作一片黑暗之际，一道蜿蜒的光带突然出现在无边的夜海中。它的光芒射破了黑暗，淡淡地向繁星遍布的宇宙中辐射。航天飞机掠过暗夜向那光带飞去。光带上空，还有许多萤火虫一样的亮点，有的正投入光带中，有的正在飞离。

飞临光带上空时，我终于看清楚了。那是一道绵延数十公里的巨大峡谷。数不清的灯光闪闪烁烁，各种建筑物被灯光勾勒出神秘而富于变化的轮廓。所有的光芒汇聚成一条浩瀚的光之河，光芒流溢出来，照亮了周围的一小块平原，平原上红色的砾石，沙土也折射起微弱的红光，峡谷上空，密封的穹顶彩虹般飞架于峡谷上空，保护着这条文明之河。

这就是火星城了，荒凉的火星世界里骤然出现如此雄伟的人类建筑，我的心刹那间被这壮丽所吸引。

（二）

我的为期三天的火星之旅是在晓峰早早的敲门声中开始的。我看了看表，才凌晨五时，从昨晚他把在火星城中方向不辨的我安顿下在旅店中到现在，才过了六个小时，睡意正浓的我仿佛听见他说要带我去看看原始的火星自然风光。

坐在一架小型飞机中，我几乎靠在他的肩头睡着。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一派苍茫沉寂的火星景象展现在面前。

我随着晓峰跳下飞机。一团红尘从脚下腾起，继而又被风吹散了。这里的重力只有地球的三分之一，背后的氧气瓶也显得不那么笨重了。密封面罩把我的脸同外界隔离开来，但是我能感觉到风正迎面袭来，细小的尘粒沙沙地敲打的面罩上。

晓峰拉起我的手向前走。对于他这样大哥哥般的关怀，我已经习惯了。我甚至觉得正是他的举动，使我俩迅速从陌生走向熟识。

穿过一小片空旷的火星平原，我们来到一道干涸的巨大河床旁。

“远古时候，火星上也曾拥有万顷波涛，你瞧……”他指着河上游，那河床蜿蜒不断，一直没入天际，“这道河有上千公里长，比地球上最长的河还要壮观得多。”

“那么，火星的水都到哪去了呢？”我不禁问道。

他摇摇头，沉默了一会儿说道：“可惜……人类到来时，火星只留下这无尽的荒凉和遗憾。”

我们横过河床。河底的沙石同样干燥异常，同样覆盖着斑驳的红色氧化铁，只是在一些风化的岩石上，还显露出亿万年前的液态水冲刷过的痕迹。

河床对岸，他点指着远处的一座山丘。

“那小山脚下就是人类最初在火星建立的考察站遗址。”

我极目远眺，却怎么也辨不出任何人类建筑的痕迹。一直走到山前，我才看到山坳中那已经被红土埋没了一半的倾倒的生活舱和小型电站遗址。

穿行在这一堆堆废墟中，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惊惶与恐惧。生命的苍老与死亡深深刻划在这些残破的建筑上，让我颤抖。

“我们走吧。”我拉紧他的手。

“作为人类最早的一批宇航员，你父亲曾长期在这里驻守。正是他们不懈的努力才使今天的火星城成为现实！”

他的眼睛望着无际的火星世界。我也扭头望去，远处火星城的方位上，一艘巨大的宇宙飞船正拖着滚滚烈焰向天空飞去……

面对死去的火星世界，内心的压抑和孤独使我没能细心体味晓峰的话。当重新置身于磅礴壮观的火星城市时，刹那间我领略了晓峰的心情。

我们是中午时分回到火星城的。匆匆吃过午饭，晓峰又马不停蹄地带我登上火星城最雄伟的建筑——通天塔。

通天塔是用来支撑城市上空密封穹顶的承力柱。它从峡谷底部升起，直伸入峡谷上方一百米的空中。它就象一柄巨伞的伞骨，密封穹顶从它的顶端伸展开去，横跨了峡谷两岸。我们站在塔顶的观光厅内，整个火星城市一览无遗。

“此塔高四百六十余米，在它的支撑下，密封穹顶可以抵御火星尘暴的袭击。除此之外，通天塔也准备将来用作星际列车的发射导轨，”晓峰指着大厅中央的巨型柱体继续介绍：“那柱也是中空的，其中的磁力导轨可以产生足够的力量，将星际列车推出火星大气层。到那时候，火星与地球的联系就十分方便了。”

“到时候，我常来看你。”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句话。脸上不觉有些发烫。

好在晓峰似乎并未注意。

“是吗？”他微笑着点点头，表示感谢。他又指着峡谷的走向，说道：“象这样的通天塔，每隔三十公里便有一座。”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在峡谷转弯的地点，隐隐矗立着另一座拔地而起的通天塔。我的目光由远及近。昨晚抵达火星城时，黑夜与灯光掩盖了城市的真实面目。此刻，正午强烈的阳光普照着整个峡谷，在峡谷刀削一样的两侧峭壁上，密密麻麻遍布着巨大的金属洞窟。一扇扇镶嵌的玻璃闪闪发光。虽然峭壁上还显露出火星岩石所特有的铁锈红，但人类的建筑已成为其上一幅壮丽无比的文明画卷。

“这峡谷两侧都已被构筑成人类居住的山体建筑，目前已竣工的有九十多公里，可供十万人移民，将来工程会扩大到五百公里，那时，这里就会变成人类的第二故乡！”晓峰解释道，他的语气中透出豪放的气息。

“你来火星多长时间了？”我问晓峰。

“五年，那时候刚刚选定在这里建设火星城市，峡谷中还荒凉得很。”

“那时一定很苦吧？”

他的眉头微微一皱，默默点了点头，继而又说道：“比起你父亲那一代老宇航员，我算是很轻松了，况且，看到这火星城，心里就剩下甜啦！”他笑了，笑得很腼腆。

从他的笑容中，我能感受到他们在建设火星时付出了多少艰辛。我无言地与他并肩而立，无言地注视着他，他的身材并不高大，但他身上散发出的气息却让我感到安全与崇敬。

我在想，也许父亲年轻时就象晓峰一样。

我的想法不久便得到了证实。

来时，我们是沿峡谷峭壁上的索道登上通天塔的。这一次，我们乘坐高

速电梯，径直降到峡谷底部。走出通天塔时，我刹那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我原以为谷底一定架满了各种金属管道，或是铺着水泥公路。然而，就在两道峭壁所夹的一片平原上，到处长满了地球植物。一片鲜艳的嫩绿色溢满整个平原，无际的平原上，还散布着一些杨、柳树混种的树林。

它们都长得很旺盛，象一团团绿色的蘑菇。许多色彩斑斓的花朵点缀在这绿色的海洋之中。

也许在阳光、氧气与水充足的地球上，这景色并不罕见，但是在火星，到处是赤红色的戈壁与沙漠，到处是干涸的河床与峡谷，能有这样一片绿洲生存在这块荒芜的土地上，那会给人一种怎样的震撼与欣喜。

“径直是奇迹。”我脱口说道。

“的确……”晓峰不觉笑了，继而又很严肃地望着我，“在登上火星最初的日子里，火星世界永恒不变的死亡干裂的自然环境，使我们比任何时候都向往一片绿色，后来我们开始在峡谷中种植草皮，那时，密封穹顶尚未建成，我们不得不造了一个小型温室，结果两千株植物只有三株活了下来，尽管如此，我们仍欣喜若狂，相互奔走相告。”他回想道。他望着这无限的草原，又补充了一句：“那是一种人类对生命与文明的追求！”

“是不是太高尚了一些？”我笑道。

“你还不了解在火星上生存的这些人。”他回答。他的眉头微微攒起。

我知道自己无意中刺痛了他的自尊心，对于他来讲，生命中最重要也许就是他的追求与理想了。于是我不再言语。

我们穿过这片草原，走向远处横亘在峭壁间的一道灰色的堤坝。

想到每一株草在火星上成活都是个奇迹，我的脚放得很轻，生怕会踩到它们。

“用不着这么小心翼翼，既然它们能在这恶劣的火星世界中生存下来，那么它便不会弱小到踩一下便会倒下。”

晓峰偏过头，眼睛认真地望着我说道。我不知道他的手何时揽在我腰间，也不知道何时我们靠得那么近，但是他的话使我放松了自己的防线。我在想，他不正是这草原上一株顽强生存的小草吗？

不知不觉来到了草原尽头，我们登上那道峡谷间的堤坝。在我的眼前出现了另一个奇迹，在干涸异常的火星峡谷中突然平静地积蓄着一片水的湖泊。湖水清澈明亮，映衬着两岸红色的崖壁，显露出一种神秘与宁静的美。

这一次，晓峰没有对我做任何解释。他租了一条小游船。我们向湖的对岸驶去。峡谷在前面转了个弯，继而一面峭壁上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洞穴。

船沿着窄窄的洞道曲曲折折地向前驶去。洞道中光线暗淡，每隔数十米有一电灯照亮附近的一小块空间。

我心里很奇怪。“我们要去哪？”

“火星城的存在之源。”

“火星城的存在之源？”我思索着他的话的含意。就在这时，前面的洞穴豁然开朗，就仿佛沿着涓涓细流突然进入汪洋大海一般，一个巨大无比的地下洞窟展现在眼前，洞窟中蕴藏着海洋般巨大的液态水。几道强力探照灯照向远方，那洞窟中平静的水面一直延伸到灯光照亮的地方，延伸到光线所不能抵达的黑暗之中。在我的视野里看不到这个地下水库的尽头。

“这简直是一座地下的海洋。”

“对，正是因为它的存在，才使火星城成为现实。”

“这太伟大了。”望着这碧波万顷，我赞叹。

“真正伟大的是，是发现这水库的人，那个人就是你的父亲——刘杨。”

“哦……是吗？”我点点头，不觉把头低下去，避开他炯炯的目光。在我的内心中，始终对父亲是充满怨恨与敌意的，没想到，在火星上，父亲的形象竟截然不同。晓峰开始回忆一段父亲的故事，他诉说在人类探索火星的初期，父亲是如何带领考察队的成员们，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如何与火星大尘暴搏斗，执着地去寻找火星上暗藏的水源。

眼前是一片波光粼粼的地下暗河，耳畔回响着晓峰沉重的话语，我仿佛看到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身影在眼前复活，他们的痛苦与快乐强烈地感染着我，我在随他们同生共死……

游船返回峡谷，弃舟登岸，我们并肩漫步在草原上，而我的脑海中却依然闪动着那些人的身影。

“是不是累了？”他关心地问。“我们歇一会吧。”

风在峡谷间游荡，在草原上形成一道道绿色的波纹。空气中飘散着一股淡淡的野草清香。我们坐在这片不大的草原上。数天来旅途的劳累使柔弱的我早已疲倦，而这一份温馨和安逸便化作浓浓的睡意袭上心头。

我的头垂下来，靠在晓峰肩头。包括路明在内，我还从未对任何一个男孩儿放松警惕，可不知为什么，晓峰给我的感觉却是诚恳和安全。

不知不觉我合上了双眼。

那些人又出现在脑海中，他们前仆后继，生生不息地冲向那漫漫的红沙……

（三）

再次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自己合衣躺在宾馆的卧房的床上。

我起身走入黑沉沉的客厅。几缕淡淡的光线从窗帘的缝隙中透射出来。我掀开窗帘。一片明媚的阳光迎面扑来。清晨的朝日正在火星平原深处一团橙红色晨曦的承托下升起。

又是火星上新的一天。

我发觉背后一丝异样，扭回头，便看见客厅的沙发上，晓峰睡得正熟。我轻轻地走到他身旁。他的身体蜷缩在沙发上，显得很弱小，他的脸庞上流露出疲倦的神色，他的眉头也微锁着，象是在梦中正思考着问题。

我的心悠然一动，相识的这段时间，他的言语和行动无时无刻不让我感到他的坚强和伟岸，但是眼前的他又是那么的弱小和无助。

他好象察觉了我的存在，身体动了一下，睁开了眼睛。

“对不起，我们今天要早早去见一些人，所以，我就没有走。”他抱歉地说道。“今天，我带你去见你父亲。”

他又变成精力旺盛，谈笑自若的那个晓峰了。

我们驾车越过那片草原和人工湖，又拐过峡谷中的一个弯，一片忙碌杂乱的景象出现在眼前：峡谷底部横七竖八地堆放着建筑材料，不时有庞大的运输车隆隆而过，荡起滚滚烟尘，好久才会消散。两旁的峭壁上被凿得千疮百孔，一些巨大的高架平台上隐隐闪现着工人的身影，高压焊枪迸出的火花纷乱地散落下来。各种嘈杂的噪声刺痛着耳膜。

“这里是火星城市规划的一部分，尚未建造完工。”晓峰大声说道，但声

音立刻被噪声淹没了。

“你说什么？”我没有听清他的话。

他低下头凑到我耳边：“这就是我工作的工地。”

这时，车子猛然一震，他的嘴唇一下子碰到了我的脸颊。我的心一颤，脸上立刻象着了火一样灼热。我不敢去看他，不知道他会是怎样的神情。但是他没有再对我兴致勃勃地说话，我们陷入沉默之中。

我们来到一处装有工程升降梯的悬崖底部。几个人正在往升降梯上搬东西。他们仿佛在等着我们。很远的地方，他们就高兴地挥起手。

晓峰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这都是些和我、晓峰年纪相仿的年轻人。他们和晓峰交谈着、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我。当晓峰介绍我时，他们纷纷伸出满是油污的大手。他们的热情让我感到亲切和温暖。我喜欢他们。

“来，上电梯，我们上去。”那个叫林枫的年轻人说道，可是电梯上堆满了货物，已无立足之地。“把东西扔下去！”他喊道。

电梯升到了悬崖中部，离地大约有一百米高，那里有一个巨大的人工洞穴。从足以容纳四五辆运输车并行的洞口可以看出这工程的浩大。

我俩向洞内走去。脚下的岩石在微微颤动着，碎石机的隆隆声海潮一般从洞穴深处涌来。洞口附近的洞壁都被切削得十分光滑，并浇注了火星特有的红色混凝土。随着洞道的延伸，洞穴变得狭窄起来，洞壁上显露出岩石突兀的棱角，每隔不远就有一排合金加强柱支撑着洞顶。再往前，越来越杂乱不堪，到处坑坑洼洼，参差不齐，除了金属支架外，和天然洞穴已没有什么分别。一些穿工作服，戴安全帽的工人各自忙碌着。

“老头子在哪？”晓峰拦住一个人问。

“拐角那边，正发脾气呢。”对方回答。同时也把目光投向我，又低声对晓峰耳语了几句。晓峰苦笑着耸了耸肩。

“我们走。”晓峰回到我身边。也许因为到处是熟人，他没有拉着我的手。

“给我听着，在你到火星的半年里，这已经是第六次给我找麻烦了。这里苦，这里累，要享福的话给我滚回地球去！”

还未见到老头子，他那苍老但粗壮的声音便传来。

在洞穴拐角处，老头子正对着一个低头站在角落里的年轻人大喊大叫。他的身材矮墩墩的，工程帽戴在他肥大的头上显得极不相衬。因为激动，他的眼睛向外凸出，脸涨得通红。

“他是与你父亲一同到火星的老宇航员，你父亲最好的朋友。”晓峰低声对我说道，然后便走上去。“怎么啦？为什么发大火？”

“工作时间，这小子却躲在这里睡觉！”

“昨天塌方，我们连续干了一昼夜。”那年轻人的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看上去，他的年纪比我还小，象个孩子。

“我不管你因为什么原因！你自己看看，”老头子拉着那男孩的衣领，点指着洞顶吼道：“头顶上就是岩石断层，要是出事，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原谅他一次，我看小武的确是累坏了。”晓峰边说边向小武使眼色，要他走。但是小武看了看老头子，没敢动，他的眼睛泛着泪花，几乎要哭出来。

老头子看到了我，他的脾气忽然缓和了许多。“你先回去工作，别再找麻烦。”继而他把头转向我，他望着我，带着慈父般的爱待之情，他的目光还流露着希望期待和许多我读不懂的东西。他似乎想说什么，可是犹豫了一下，才简单地说了句：“你……来了。”我感到他要对我说的远不止此。

“不能让人家站在这里吧？”晓峰笑着说道。

老头子象从梦中醒来一样。

“对，我有些老糊涂了。”他敲了敲额头，“走，我们到指挥车去。”

所谓指挥车不过是一辆大运输车改装成的餐车兼工程指挥车。它停在洞穴中部的一片空地上，周围堆满了建筑工具。

“这里乱得不成样子，来，坐。”老头子扔开椅子上一只旧工程帽，让我坐下。他隔着桌子坐在我对面。

他痴痴地投过来的又是那种饱含着各种感情的目光。面对这个陌生的中年人，他给我的感觉和晓峰一样，充满着关怀和爱戴。他们就象是我的父亲与哥哥。我茫然无措，只有含笑与他相视。

“真象你父亲……”他好久才说了这么一句，眼中竟莫名地泛起了泪花。

他垂下头。抬起头时，那泪水已经不见了。“唉，风风雨雨二十几年了，弹指一挥间，你们都已经长成大人啦。”他叹了口气说道。

我不知道自己该回答些什么。这时，晓峰端着饮料走过来。

“是不是人年纪大了，就容易多愁善感啦？”他笑着问老头子。

“你不懂，你不懂。”老头子连连摆手。

“怎么没看到刘队长，他还没回来吗？”

“哦，恐怕这几天他不能赶回来了，大尘暴把整个考察站给活埋了，他们正昼夜不停地寻找幸存者。”

“可文晴很不容易才来火星，二十几年了，他们还从未见过面，你不能想想办法吗？”

“废话，能想的办法我都想了，回不来又怎么办？”老头子也急躁起来。

“没关系，以后会有机会的。”

我的意思是化解他们的争吵，但我的语气中显然流露出我对这次父女相见并不迫切，换句话说，我并不想念，也不关心父亲，他们一定从我的语气中听出了这个意思。我后悔莫及。

他俩都用异样的眼神望着我。

“象你这个年纪的时候，我和你父亲一同来到火星，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们在这个只有红石头的星球上苦苦坚守。没有人知道我们所经历的孤独和艰苦。有好几次，我们的精神都面临崩溃，大家甚至想集体辞职回地球去。好在我们坚持了下来。即使现在没有建起这座城市，这些经历也使我们自豪地面对地球，面对历史与将来的人类。但是我们心中唯一感到愧疚与不安的，就是自己的妻子和儿女。他们所付出的也许我们今生今世也无法偿还。可是我们从未忘记过他们。我们这些人大部分没有结婚，有子女的就更少了。记得那天，你父亲接到你出生的消息，我们高兴得狂欢了一夜。我没有儿女，也许这辈子也不会有了。于是我就跟你父亲说，要认你做我的干女儿。你父亲想了想说，行呀，不过你得拿出每年工资的一半来做为我们抚养女儿的公共基金。”

说到这里，老头子哈哈大笑起来。他笑得很开心，这也许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高兴事之一。晓峰也跟着笑起来，但我却笑不出。我从不知道，在我的身上倾注着父辈们一生的关怀和寄托。在我生命的二十年中，我一直因为缺少亲人的关怀而烦恼不堪，可现在，我能承受得住这一份感情的沉重吗？我不知道，我无言以对。

指挥车的门开了一道缝，一个顶着工程帽的脑袋探进来。“哦，我来取

冲击钻。”“进来吧，坐一坐，这是刘队长的女儿文晴。”老头子平静了介绍道。

那年轻人坐下，热情地向我问长问短。

片刻，又一个工人进来。“我的工程帽是不是在这里？”他笑咪咪地对老头子说。可是拿到工程帽后，却磨蹭着不肯离去，最后也坐下来。

结果在短短的十几分钟里，陆续有十几个工人到指挥车来找他们落下的东西，也都以各种借口留下来。看得出，他们的目的显然是我。他们与我交谈着，不时讲一些笑话逗我笑。

与他们相处，我很开心。

老头子看出事情不对，立刻绷起脸：“工作时间，擅离职守，都给我回去！”

工人们见队长发火，都不敢抗命，只得乖乖地起身告辞。“告诉其他人，中午全到这集合，我们来一次聚餐，欢迎文晴来火星。”

老头子的话从后面追上了那些垂头丧气的小伙子们，他们立刻变得兴高采烈。

“这些都是你父亲的老部下，听说你要来的前三天，他们就坐不住了，况且我们这里一年到头都是男人，所以……”老头子解释道。

我笑了笑，心里觉得他们很有意思。

中午时分，未到休息时间，三十多个年轻人把狭小的车厢挤得水泄不通。他们围在我周围谈笑自若，弄得我却尴尬不堪，不断把求援的目光投向老头子。这回他也没办法控制局势，只得由他们去了。

他们忙不迭地打开各种食品罐头，堆在桌子上形成一顿丰盛的午餐。“把我那瓶酒拿来。”老头子兴致勃勃地喊道。

刚到火星的时候，我就知道，火星城禁用酒精制品，老头子这酒恐怕是让某位船长走私入境的。

“糟了，我把酒忘在营地了。”人群中传来一个懊悔的声音，我看到那个人是小武。

老头子的笑容立刻消失了。“我马上去取。”

不等老头子发脾气，小武已冲出门去。

大家又恢复了欢声笑语。但是不久，车箱内猛地一震，继而一阵巨大的轰轰声滚滚而来。

“不好！”老头子第一个反应过来。他从椅子上弹起来，越过人群，转眼间已冲出门外。看他那胖墩墩的模样，真想不到动作会如此敏捷。

其它人也好象知道出了什么事，跟在老头子身后，向外涌去。“出什么事了？”我问晓峰。我看到笑容已从他的嘴唇消失。“可能是哪里塌方了。”他拉起我来到外面。老头子正站在空地中央，大声叫喊着指挥调度。空地上一片混乱，几台清障车和碎石车正在发动，其它人纷纷抓起各种工具。在左侧的一个叉洞中有滚滚的烟尘冒出来。晓峰在我头上扣了一顶安全帽，带我跟着人群向那叉洞跑去。照明线路大概也因前面的事故而中断了，洞中一片漆黑。车辆的大灯不断在黑暗中划动。周围是其它人奔跑时急促而沉重的喘息声。

晓峰突然停住脚步。“是六号涵洞产生了塌方。”他说道。

借着闪动的灯光，我隐约看到前面的洞道中堆积着小山一样的碎石，几乎封死了洞口。

不时有石块从洞顶上坠落下来，在地面上发出轰然巨响。

晓峰不再让我前去，让我远远地观望。清障车和支撑机都隆隆地冲了上去。随后工人们也涌上前。

黑暗的洞穴中仿佛正在进行一场殊死的战斗，嘈杂的噪声震耳欲聋。我心里不觉产生一种莫名的恐惧。“不会有人受伤吧？”我问。“不知道。”晓峰也焦虑地望着前方。看的出，假如不是为了看护我，他早已经冲上去了。

半小时后，前面传来了消息，塌方已经被控制住了，清障车正在清理碎石，救援行动中没有人受伤。

我听到晓峰轻轻松了口气。

然而不久我感到洞中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机器的轰鸣和人的叫喊声都停止了。紧接着是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几个人抬着什么东西匆匆走过来。走到近前时，我赫然看到抬着一个浑身血迹斑驳的人，目光落到那张被血和灰尘涂污了的毫无生气的脸上，我和晓峰都不禁失声叫道：“小武！”

（四）

火星医院的急救飞机到了，大家默默把昏迷不醒的小武抬入机舱，并以忧郁的眼神目送飞机离去。

所有人都要求前去护送，但老头子只带了两个人登上飞机。他吩咐下午照常工作，如有谁偷着跑到医院去，立刻遣送回地球。

一小时后，当我和晓峰乘车随后赶到医院时，小武的手术还在进行之中。老头子低头坐在手术室旁的椅子上一语不发。

随老头子来的人告诉我们，是小武在赶回营地取酒的时候，因为太匆忙，不慎驾车撞在洞旁的支撑架上，结果支撑架的连锁折断导致了那场涵洞塌方。

我们都坐在椅子上，谁也不说话，焦急地等待着手术结果。时而有医护人员从手术室进出，问起时，他们只是摇头。不知是不知道还是情况不好，弄得大家心里更加不安。

时间在漫长的等待中流逝着，从中午到下午，从下午到傍晚，仍没有任何小武的消息。

从手术的时间来看，小武的伤一定极为严重。我们的心情随时间的推移而越加沉重。想起中午时分，小武还是活生生地在我面前，那女孩一般细小的说话声音，那略带忧郁的眼神，可如今他却在生与死的边沿弥留。我的泪水不知不觉滑落下来。“天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晓峰见我这样子便说道。“不。”我摇摇头。“你留在这里，也不对小武有任何作用的。”他不由分说拉起我。

回到宾馆，高度紧张的精神一旦放松下来，过度的疲劳便袭上心头。“我们连午饭还没吃过呢。”晓峰忽地想起：“我们去吃一些东西吧。”“我不想吃。”我疲倦地说道。“其实我也吃不下。”他苦笑了一下，“那么你早些休息吧。”“你能不能……”我望着他，“坐一会儿再走，明天下午，我就要离开火星了，恐怕以后……”这些话我本不该说出口的，但一种莫名的孤独与留恋使我不能离开他。

“好吧。”

我们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相对无言。晓峰几次想说话却都止住了。我俩

的心思还都牵挂这手术台上生死未卜的小武。

我们这样沉默了好久。晓峰起身告辞。看得出他并不愿离开，但时间太晚了。这时，我想起了母亲交待的那件事，于是我对晓峰说道：“来火星之前，妈妈让我带了一件东西给爸爸，现在看来，只有请你转交给他了。”

那东西包裹得很严，不知道是什么。我剥开层层包装纸，露出一个地球造型的小匣子，打开匣子，里面嵌着一只半旧的结婚钻戒。

刹那间，望着这枚戒指，我和晓峰都呆住了。

在渡过了孤独寂寞的二十年后，在历尽艰辛把儿女抚养成人后，母亲把父亲送给她的结婚戒指又还给父亲了，这意味着，在那漫长岁月的无助期待中，母亲已经彻底绝望了，她要忘记父亲，忘记那份她守候了半生的感情，去寻找自己新的生活。

寂静中，我感到晓峰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我望见他的表情变得严肃而凄楚，那双疲倦的眼中放射出异样的光芒。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他一把抓起我的手，转身向外走去。他用力很大，我的手上一阵疼痛。我几乎是被他拽出房间的。他的脚步凌乱，动作粗犷，与从前温文尔雅的举止相比，判若两人。

离开电梯时，我们已升到火星峡谷顶端的悬崖。

已是午夜时分，整个大地隐遁在一片夜海之中。这片坚实的崖顶承托着我们，向无尽的天空伸去。无数颗明亮的星斗就悬在头顶上方，伸手可摘。

在我们的眼前就是那道已被改造为人造城市的火星大裂谷。各种机器的喧闹声已经平息，迷茫的灯光象惺忪的睡眼一样朦胧地闪亮。

没有风，没有声音……

我跟随着晓峰走向崖顶深处的那小片平原。密封穹顶划着淡淡的弧形垂落在夜色中，把这小平原同外面冷酷的火星自然分开。但这里还保留着荒凉、死寂的原始风貌。峡谷中浩如烟海的城市灯火已照不见这里。

视野里一片灰暗。不久，满天的繁星逐渐明亮起来，薄雾般交织的星光下显露出一片起伏不绝的坟茔。

“他们都为这荒芜的星球奉献了自己的一切，最后又永远地留下来，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

他缓缓走入这片墓群，轻轻地自言自语着，象是来看望他的朋友。而那些坟茔在凄迷星光的辉映下，也反射出微微的荧光，仿佛是沉睡的灵魂在苏醒在飘动……而这些灵魂又给沉寂的火星世界付与了生命，使之变得更加生动。

他停在一座普通的坟头旁。我看到那几乎被沙土淹没的石碑上写着：人类第一批火星宇航员 - - 刘扬之墓。

“在你到达火星前一个月，他独自驾驶火星漫游车到明林斯平原腹地去寻找新的水源，出发不久，基地便和他失去了联系，五天后，救援飞机在一条干涸的河谷中找到了他的尸体……”

我们陷入了沉默。万籁俱寂中只有我们断续的呼吸声。我望见晓峰的身体矗立在群星点缀的夜空背景中，淡蓝的星光勾勒出他刚毅的面部轮廓。忽然间，他的脸上闪过一道亮光，最初还以为是天际掠过的流星，但那其实是一串晶莹的泪水正从他的脸颊划落。

“他是老宇航员中为数寥寥的几个幸存者之一，在火星上经历了无数次死亡的灾难，没有人想到他会如此默默地死去……”

他抬起头仰望星尘，含泪的眼中闪起英武的光芒。

“你父亲不是个英雄，任何人都不是，没有一个人可以改变整个人类。他死了，象个普通人一样默默地死了。他是脆弱的，再多的经历也无助于帮他走出困境。我希望象他一样，活着，可以去建设这个贫瘠的世界，死去，我就仰卧在大地之下，看着自己未尽的事情，为后来人所完成，那是多么无限的光荣……”

（五）

这一夜我辗转反侧直到天明。起床后仍毫无倦意。

我坐在窗前等待着晓峰的到来。这是我火星之旅的最后一天，返回地球的飞船将在下午二时起飞。

望着窗外壮观雄伟的火星城市，我的脑海中却闪现着小武那血迹斑斑的躯体和峡谷崖顶上边绵延不绝的坟茔。

十点钟，晓峰没有来，时钟又慢慢指向十一点。

我的心变得焦虑不安。我想起了母亲的那枚戒指，也想起了晓峰那张幽怨而英气的脸庞。我强烈地意识到，他不会来了。我的无知，以及放在父亲坟前的那枚戒指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

时间默默地流逝，没有脚步声，也没有敲门声。

在这片赤红的土地上苦苦追求的他也许有权力无视于象我这样在地球摇篮中长大的女孩。

我得走了。离开房间前，我给医院打了电话，询问建设工地送来的伤员病情怎么样了。

医生回答昨天下午一共来了三个，一个死了，两个还在抢救，不知我问的是哪个。没等再问，电话便断了。

候机室内人很多。

舷窗外的飞船发射场上，航天飞机已经整装待发。我踏上了传送带，不可能再挽回了，我不禁闭上眼睛，我想哭。

背后的检查岗上一片混乱。我回过头，在那拥挤的人群中，我一眼认出了晓峰。他正冲开登机检查员的拦阻，朝我跑过来。

刹那间，我的泪水盈满眼眶。

我和他默默然相对了。我仰头望着他。他的脸苍白而疲倦，但一双眼睛却明亮注视着我。“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好朋友要走了，怎能不送呢？”他的声音是那么地亲切。

“你当我是朋友？”我的心跳得厉害。“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他的嘴角露出微笑。“小武脱离危险了。”“真的吗？”我兴奋得跳起来搂住他的脖颈，但立刻又分开了。

我们默默相对再无言语，但是从他的目光中我能懂得千言万语。

广播里在通知乘客们尽快登机。“我得走了。”“记着我们。”

这是他对我说的最后四个字。

飞船迅速冲向广漠的宇宙，火星再次缩小下去，渐渐地变成一个红点。那次火星之旅有变得若有似无，但我却真切地记得，在另一个遥远、恶劣的星球上，有一些人类在默默地为了他们的事业而拼搏。

